

重估故事的力量与文学的边界

严锋

我们今天常讲文化创新,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中最具有文化创新性和世界性的,就是网络文学。我们今天常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文学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有推动性的,就是网络文学。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新的文学,一种“无界”的大文学,包含了更广义的人类叙事作品,它们相互之间随着媒介的发展有着更多的交流与融合。在这样一种开放的观念下,文学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

去年十一月,我参加了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的一个圆桌论坛。一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以为就是国内那种常见的会议,请一些国内作家和学者,再请几个外国人来,就“国际”了。到了那里才发现这是真的国际会议。来的主要是外国作家。他们克服种种旅行的困难,宁愿隔离十几天也要来参加这个会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不是一般的外国作家,而是外国网络文学作家,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起点国际上以中国网络文学的模式进行创作的各路外国网文大神。其中一位来自英国的JKS Manga,他的作品《我的吸血鬼系统》在起点国际上收获1200万的点击量,有近11万读者收藏。

这事为啥特别令人振奋?从上世纪起,我们就在讲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这么多年过去,除了莫言和刘慈欣这样的世界级奖项的获得者,有多少中国作家能够走进外国普通读者的视野?我们来看看阅文集团发布的《2020网络文学出海发展白皮书》的数据,如今已有超过10万外国作家开始网络文学创作,原创作品超过16万部,既有书写奋斗、热血、努力等主题,也有浪漫爱情与科幻元素,中国网文的全球粉丝已超过7000万人。请注意,这不是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人以中国独创的网络文学模式创作的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创作品。什么是中国文学出海?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出海。

为什么说这是真正的文化输出?要知道,外国原是没有“网络文学”这个词的。没错,他们有电子文学(electronic literature),那是上世纪80

年代开始出现的以数码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其实是电子化的先锋文学,注重交互性和实验性,受众很小。国外网络受众更多的是“同人文学”(fan fiction),那是利用原有的漫画、动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小说。把“网络文学”(web novel)这个概念推向世界,并建立起成熟运营模式、平台和庞大读者群的,是中国网络文学。我们今天常讲文化创新,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中最具有文化创新性和世界性的,就是网络文学。我们今天常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文学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有推动性的,就是网络文学。

说到网络文学,有些人可能又要以为不然了:扁平化、程式化、眼球化、市场化……好像离纯文学十分遥远。这个问题也不能用老眼光来看。就说程式化这个问题,其实哪种文学都离不开程式化,因为程式背后有各种神话原型结构,

有文学最基本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内驱力。关键是对这些程式如何应用,如何发展。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把类型文学不断细化,发展到极致,产生许多拥有中国特色的风格亚型,如洪荒、修真、仙侠、竞技、盗墓、异能、宅斗、宫斗、重生、清穿、末世、女强、网配、女配、机甲等等,令人眼花缭乱,适合各种不同读者的口味,在风格、类型和题材的多样性方面达到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阶段。

网络文学也把文学的故事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问题也可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作家其实是不太注重讲故事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不重故事又有了一个新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现代主义。一时间,“非情节化”成为文学界的时髦用语,并在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中发展到极致。可是到了90年代,从余华的《活着》开始,中国作家几乎又都回到了故事。很多研究者就认为先锋

派在中国水土不服,这个当然有道理,可是我们今天经历了网络文学的大爆发再来重新看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那就是故事可能真的很重要,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还要重要得多。故事的力量真是不得了,它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又特别富有时代性。看看今天的社交媒体,上面全是故事;传播需要故事,交流需要故事,营销需要故事,人民需要故事。谁能讲好故事,谁就能获得话语权,实现信息的最大化。

故事无所不在,是人的本能,文化的刚需,那么谁是天生的故事讲述者,谁来承担把故事讲好的角色呢?文学家当然是第一梯队的天然选手。2003年,《达芬奇密码》刚出版的时候,我被其故事性吸引,写了一篇书评《好看》,提出一个说法:中国文学与世界差距最大之处不在纯文学,而在类型文学上头。十几年过去,这个说法可以修正一下了。看看刘慈欣、马伯庸、紫金陈的作品,中国作家讲故事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已

经完全同世界接轨了。

自从以电影为代表的影像艺术兴起以来,就一直有“文学已死”的说法。步入21世纪,随着新媒体和电子游戏的发展,文学似乎遭遇了更大的危机。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视野扩大来看的话,文学不但没有死,又轰轰烈烈地回来了,还在不断发展壮大;当然文学的形态也在不断变化,重点在不断转移。如果我们把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同人文学、游戏文学、自媒体写作这些都算进来的话,会发现今天文学的疆域变得越来越大。

文学有边界吗,需要边界吗?这是一个越界和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部落化的时代。我理解的越界并不是文学要成为非文学,不是我要成为你,而是我要通过越界来理解你,我越界之后再回过头看我,能有新的认识,新的意义。这也是文学的意义。我永远不能成为你,正如我看了一部文学作品之后成不了那里面的人物,但是我看了文学之后,回来对我的生活更有信念和信心,这也是一种越界。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新的文学,一种“无界”的大文学,包含了更广义的人类叙事作品,它们相互之间随着媒介的发展有着更多的交流与融合。我们可以思考这个文学怎么样能够加入到更大的文化生态中去,为人类生存提供更多的想象和表达,提升对可能性进行探索的能力。在这样一种开放的观念下,文学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往事如歌》将学霸老人们的经历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还原,使得纪录片具备了厚重的历史感,同时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处理使作品散发出一种温情,为今后的主旋律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论

② 林怀民《水月》曾上演于东方艺术中心

驱动、潮流与创新

——三问中国当下舞剧创作利弊得失

赵明

中国舞剧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学习借鉴前苏联文学艺术模式及世界古典戏剧芭蕾,融合东方美学及中国戏曲神韵和武术,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舞剧体系。比如黄伯寿、舒巧、李承祥、蒋祖慧等先行者,用《小刀会》《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作品为中国舞剧的启程树立丰碑。二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一代的传承、发展、借鉴。随时代飞速前行,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舞蹈理论、舞蹈评论,中国舞蹈语汇体系不断完善成熟,融入世界先进的舞蹈文化。在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舞剧一举夺得三个“文华大奖”,走在各门类艺术的前列。这是多少代舞蹈人思考、实践、突破所取得的成就。

四十多年来,我见证了中国舞剧发展,既是实践者,更是获得者。面对当前中国舞剧发展出现的种种现象,我有三个问题,或者说三重思考,与大家分享。

第一, 什么是中国舞蹈艺术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无论是出作品、出人才,还是舞蹈观念的更新,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对于中国舞蹈事业的影响都很大。我也在各项舞蹈比赛中得到了成长,从“桃李杯”到“荷花杯”,再到文华大奖,都拿了。

必须承认,近年来舞剧比赛已成为中国舞剧事业发展的驱动力,成就不可估量。但,唯有比赛获奖才能论创作的成与败吗?比赛的初衷以拿奖为目的,或许可以得到各方的重视和支持;反过来讲,艺术创作初心是否有那份纯净,创作过程中是否那么纯粹?其实,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气质,都有独特的韵味,以丰富性和编

导个性的角度去诠释主旋律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舞剧比赛是中国独有的,但不能形成固定模式,在多元化、国际化的态势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值得思考。在国际舞台上,用身体语言能更直接有力地诠释中国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举例而言,林怀民的《水月》或许在国内的任何比赛中都拿不了奖,但在国际舞台上留下强烈的中国印记。

还有一种意识,比赛没有拿奖就被认为是创作的失败,会刀枪入库,另起炉灶,换一批主创团队,继续前行,实现理想目标。一部舞剧选材不容易,须根据艺术规律不断打磨,十年磨一“戏”,才能留下经典。今天,看似产量大的辉煌,但能留下几部舞剧呢?我们或许可以跳出比赛圈,去思考。

第二,互联网时代,市场潮流来得又多又快,编导何去何从?

只要鼠标点击网页就能链接到大世界,艺术家随机看到一种潮流或样式都会受到启发。艺术创作是不是一味地跟着时代跑,还是静下心来沉淀,有时令人很纠结。目前,有些创作者渐渐步入电脑屏幕上的创作模式,学习、借鉴、启发……似乎成了一种捷径。但我们无形中走入了舞剧创作的瓶颈期。有些人没有按艺术本真要走的路径,运作流程电脑程序化,看到好的感觉又在模仿。市场潮流趋势不约而同地追捧,因此出现“近亲繁殖”的现象。舞蹈语汇没有为物塑造独特的身体语言、角色类别、性格性情,情绪更缺乏民族韵味。舞剧之魂是人物性格,而性格产生命运,舞剧就有了支撑,一个剧就鲜活可信!

第三,有句老话是,“歌要老,舞要新。”舞剧创新的重点该放在哪里?

舞蹈界一直在创新、在突破,如同手机和电脑不断更新升级换代。“创新而不废古”也是老话,这并不是墨守成规,传统和传承是创作的牢固基石。当然,舞剧是综合艺术,涉及面很广很深。近年来,借用大量多媒体以增强舞剧的叙事能力,在跨界多元融合时代也有成功范例。

作为编导的分寸感就是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创作不是重复,而是创造!难道我们的舞台结构吸收世界多元舞台样式就能出新了?我们的音乐吸收好莱坞大片音乐观念就能出新了?我们的舞剧舞台上,音乐震耳欲聋,服装色彩鲜艳,造型越来越奇特。舞美舞台结构制造大量空间,就是没有舞蹈本体舞性和最能显示舞蹈文化的调度运用空间。长此下去,所谓的创新和新意,结果形式大于本体,舞蹈演员倒成了形式的附属。

也许时代潮流让身体表现发生变化,但艺术本质会使我们在传承与创新、古典和现代中进行思考。我们一直在追赶时代,可时代一直在变化。速度快得我们顾不上回头看那些古典芭蕾舞剧和中国戏曲京剧的“不老秘诀”——那段音乐、那段变奏、那段唱腔、那一招一式唱念做打,是需要多少年的功夫和磨练才能出现的绝活啊!所以,无论舞台样式怎么变化、怎么包装,舞蹈的本体依然教人期待。中国舞剧世界产量第一,投入经费世界第一,庞大的舞蹈团队和人才世界第一,我们的舞剧又影响了世界多少呢?值得深思。

(作者为著名舞剧编导)

咏唱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青春梦想

纪录片《往事如歌》

何苏六

平均年龄74岁,清华大学,理工科学霸,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到一起,会碰撞出什么?

在刚刚闭幕的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礼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的纪录片《往事如歌》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三集共150分钟,以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成立合唱团为背景,展现了一群理工科学霸老人们的非凡人生与别样风采,一举摘得“最佳系列纪录片奖”。

颁奖词评价“全片以歌曲为线,着力挖掘出旋律背后的人生往事”,彰显了该片的精巧构思与野心勃勃。创作者将学霸老人们的经历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还原,使得纪录片具备了厚重的历史感。同时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处理,使作品散发出一种温情。看完全片,作为观众,很难不被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青春梦想、热情开朗所感染。

◆ 举重若轻的主题选择

《往事如歌》并没有陷入传统主旋律作品的创作窠臼。尽管涉及到宏大历史,创作者却有意从小切口进入,将镜头对准探索的过程、对准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对准在困苦中乐观的心态,以独特的视角为纪录片添加了举重若轻的感觉。比如片子里戏份颇多的程不时,在校期间是清华管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后来曾是第一代民用大飞机运-10的副总设计师,年轻时候的他气宇轩昂、风度翩翩。当十年研制终于“腾空而起”时,“运十”研发却终止。片中的讲述回避了传统“英雄叙事”,在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中,程不时“壮志未酬”之后的看淡,以及见证C919首飞完成其未竟的梦想,更让人为之动容。也使得纪录片中所呈现的人物更加真实、更加立体。

无悔的青春和高昂的事业,是那一代人年轻时代的梦想和毕生的奋斗,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正如片中有老人说道,“我们的生命不能延长,但可以把生命拉宽一点,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乐趣。”通过展现老人们对艺术对音乐的执着,对人生得失的豁达,体现出了创作者对于个体的人文关怀,也展现了人生的多样性与可能性。比如同样来自清华大学1958级的沙守礼与曹兰英这对神仙眷侣,两人作为同届同学,当年即是因音乐而结缘。在采访中谈到成立合唱团的初衷,沙老那句“我说,我说,她不好意思说,让我把它说完”,满满的宠溺与柔情。没有宏大叙事,却写满了真诚与感动。他们对理想、对爱情的那份笃定不由得让观众心生敬意。

◆ 音乐钩沉往事,过去与现在交响

“纪录片也要讲好故事”。对于一部跨越年代与时空的作品来说,结构上的安排可谓创作的重中之重。《往事如歌》片如其名,音乐起到了特殊的连接作用,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不同寻常的过往。创作者在采用小切口的同时,没有放弃历史的纵深感,让作品成为了一部过去与现在的交响曲。通过采访以及老人们自己的讲述,观众得以看到一代人的际遇。

同时,作品又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创作者让我们看到,每一代人都有去思考、去选择的问题。比如张利兴、朱凤蓉这对将军伉俪,为了核事业,17岁离开上海,70多岁才重回故乡。当年,朱凤蓉甚至都不知道张利兴具体从事的研究项目,就毅然追随爱人前往戈壁。前浪对爱情和理想的笃定,在如今社会更显得弥足珍贵。

在整体构架下,创作者借鉴了电影中常见的“三幕式”结构,通过三集的内容,讲述合唱团团员们从学生时代到今天的耄耋之年的种种往事。歌声、音乐,成为不同场景间的粘合剂,也使得时空转换没有那么刻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整部作品的开头结尾都选择了老人们的排练现场,中间再穿插人们的访谈讲述。这样一来,过去与当下互为映衬,叙事流畅,节奏明快。尽管老人们的经历遭遇各不相同,片中并没有刻意渲染一种沉重与苦难,而是通过悠扬的口琴声、钢琴声,传达出时代特有的意气风发,以及历经沧桑之后的平和与坦然。音乐以其抽象性而韵味无穷,歌声成为一种时代的注脚、一种大背景下的情感旁白。

◆ 老年群像,耄耋之年的生命活力

在《往事如歌》中,合唱团的老人们是绝对的主角。这也是在以往纪录片中鲜见的题材。创作者通过纪实跟踪拍摄、采访讲述、历史照片回溯、动画呈现等方法,刻画了中国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群像,展现了来自耄耋之年的别样浪漫。片中插入的老照片与资料镜头,迅速让我们回到了一个个历史现场。歌声让他们彼此相守,今昔对比让人感慨万千。时光荏苒,走过万水千山的这群老人,在艺术团里相遇交集。无论是核试验、航空工业、电机工程、教育战线……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可谓是一场传奇,不变的是对音乐的热爱。

“歌声”是合唱团里的老人集体的情感寄托。它贯穿始终,以意象化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物形象的诗意诠释。毕竟,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长里,要想讲清楚一代人的选择在叙事上并不明智。尤其考虑到作为“30后”“40后”的他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要完整地表达这种种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对他们命运的影响,对一部纪录片来说是过于宏大的任务。创作者让人物形象位于前景,表现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仍然努力诗意生活的思路历程,让观众自己去看懂他们的人生,体会到这些歌的内涵。

“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在片中,不难发现,宏大历史与个体叙事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且能够以一种更加年轻化的方式与观众见面,完成价值观的表达。《往事如歌》为今后的主旋律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论。这或许是该片给予我们最大的惊喜。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